

中国 **奇幻** 文学
十年精选
骑桶人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 纯真卷 奇幻文学
十年精选
骑桶人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奇幻文学十年精选. 纯真卷 / 骑桶人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220-08177-4

I. ①中… II. ①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220 号

ZHONGGUO QIHUAN WENXUE SHINIAN JINGXUAN • CHUNZHENJUAN

中国奇幻文学十年精选·纯真卷

骑桶人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唐海涛
李笑冰
古 蓉
蓝 海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7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177-4

定 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编者的话

我的电脑桌面，长久以来都用的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中山出游图》，画的是捉鬼的钟馗携妹出游的情景。钟馗豹眼猪鼻，坐在肩舆上回望他的妹妹；钟馗的妹妹墨妆高髻，亦是坐在肩舆上，呆呆地望着钟馗。抬肩舆的仆役是鬼，服侍钟馗妹妹的丫鬟是鬼，为两兄妹提出游所用物品的还是鬼。那些鬼都长得极丑极瘦，似牛非牛，似马非马，一条条的筋肉贴在骨头上，几与骷髅无异。而钟馗兄妹的食物也仍然是鬼——那都是一些小鬼，被吊在竹竿上，或者被装在坛子里，似乎是被腊过的，又似乎都是活生生的，正等着兄妹俩饿的时候再宰来吃。这些原本都是很残酷的情形，但被画家用简洁而朴拙的笔触和夸张的造型画出来，却似乎变得可以接受了；然而再仔细地想去，却仍然是残酷的，只是这残酷里却因为画家的画而有了冷冷的童真，或者说，这童真因着画家的画变得冰冷而残酷了。

这似乎有些像孩子之于我们，他们让我们忘却了现实的残酷，或者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现实的残酷，但我们又从孩子们的一言一行里愈加地感觉到现实的残酷来；然而这残酷毕竟是可以忍受的了，有时候竟也可以被拿来开玩笑。因为孩子们的存在，现实变得可以接受了，虽然现实并不会因为孩子的存在而有变化，或许反倒要变得更残酷和沉重起来。

所以现实越残酷，童话就越受欢迎，因为对于我们而言，除了童话，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忘却并承受得住现实的沉重的呢？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不是童话最受欢迎的时代，而经我精心遴选收入这本书里的小说也并没有哪一篇其艺术水准能够与龚开的《中山出游图》比肩。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所感到的往往是有趣、温暖、惆怅或忧伤，并没有哪一篇能够让我感到像我在看《中山出游图》时所感到的那种冷酷的童真或童真的冷酷，这对于小说本身来说或许是一个悲剧，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或许真的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呢。

骑桶人

2010年12月

目 录

猫梦街 燕垒生……001

蝴蝶法师 乌雷诺斯……022

布 丁 乌雷诺斯……076

邻居家的缸里有大鯢 冥 灵……089

侠猫十三婆小传 迟 卉……102

苏珊与姜饼人 程婧波……108

桃乐镇的春天 颜 歌……137

金 鱼 骑桶人……155

大角，快跑！ 潘海天……171

壮志凌云 王文浩……208

猫 梦 街

◎ 燕 垒 生



——怀念三十二年前的一个梦。



—— 猫梦街的雨

当他走到这条街的街口时，下起了雨。

春天的雨仿佛那些久无人居的古宅中的游丝，潮湿地沾在身上，让人连躲避的心思都不会有。他抬起头看了看，暗蓝的天空里堆满了深灰色的云，这一场雨想必还要下许久。

也许，会下得无穷无尽。他的心里突然有这样的念头。

从小，他就对黑暗和无限有一种深深的恐惧。黑暗的房间，长长的铁轨；黑暗的夜色，长长的河流。即使在想象中出现，一样会让他感到心悸。为什么？他却已经知道了，只知道自己的过去仿佛一部黑白电影的胶片一样，模糊而荒诞，只有一些看不清楚的身影。然而在那些连边缘都已模糊的黑与白之间，他总会感到一丝寒冷的恐惧。

不知道为什么。

他把手插在裤袋里，慢慢地走进了街，即使这条街黑暗而悠长，长得仿佛无穷无尽。

猫
梦
街

“猫梦街”。

这个透着诡异的古怪名字其实并不是这条街的正名，在地图上，它叫做马门街。据说很久以前，当马车还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时，在这条街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马厩，那些远道而来的马帮总是把马匹沿这条街赶进去。只是后来，街上的住民一户户搬走，马也渐渐绝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聚集起许许多多的野猫。每到黄昏，那些野猫就三三两两地出现，在风雨里慢慢颓坏的黑瓦上追逐着银白色的月光。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野猫在这条街上总是十分安静，只有偶然间才可以听到一两声凄楚的叫声，反而是人们的鼾声听得更清楚些，让人疑心那些飞快跑动着的小小影子只是屋檐下的沉睡者散发出来的噩梦。

猫梦。至少小时候有人是这样告诉他的。那时他信以为真，甚至怀疑自己会透过薄薄的褐色木板壁看到那些沉睡中的人们身上凝聚起来的黑色烟云。那些噩梦在屋里渐渐蓬松涨大，从缝隙间挤出来，到了屋顶又凝聚成一团，变成了一只有着明亮眼睛的小猫，然后飞也似的跑开，留下一串水泡破裂般的足音。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也许倒是件好事吧。他有时会这样想。自己可以像一个捡破烂的那样搜捡着自己的梦，留下快乐的，把忧伤和恐惧放出去，让它们幻化成黑色的小猫奔跑在月光下，又慢慢被月光晒化，成为清晨的露水。

只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丝自嘲的淡淡笑意，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点着了。细雨中抽烟其实并不好受，烟卷受潮后有种辛辣的怪味，然而他需要的就是那一丝光亮和温暖而已。虽然岁月洗去了身上太多的痕迹，在他的心底仍然对黑暗和无限有着冰样的惧意。

猫梦街不算长，大约只有两百米。当然，作为胡同来说，这个长度也不算短了，何况是曲曲弯弯，几乎没有直线。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猫梦街的确很长，毕竟那是一条承载了两百年光阴的小街。

烟渐渐地烧到了尽头，吸进来的烟气也已变得滚烫。他把烟头抛在地上，看着那一点小火在青石板路面上跳动着，掉进石板间的缝隙里。借着烟头抛出的那一瞬光亮，他似乎看到墙后闪过了一个小小的人影。

末末！

这个名字突然间像一根针穿透一层泡沫一样穿透了他的记忆。一瞬间，许多他以为自己早已忘却，或者一直欺骗自己说已经忘掉了的东西全都涌上了心头。仿佛为满月吸引的潮汐，浩浩荡荡，不可一世地奔涌而来，冲刷着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他猛地向那堵墙冲去。



二 猫梦街的末末

“末末。”

夏天正午的虫声像一支流溢着牛奶与蜂蜜的长笛奏出的谣曲，在他耳边不间断地吟唱。他小声地叫着，生怕被末末那个凶狠得让人手脚冰凉的奶奶听到。

这是一个破败的院子，爬山虎像野火一样布满了已经半颓圯的矮墙。尽管从来没有见过末末的奶奶，他还是感到本能的胆怯。那个老妇人从不下楼，人们只有偶尔经过这里时听到楼上传下来的声音，听不清楚，像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无休止咒骂。

破旧的木板门被拉开一条缝，从门缝里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末末的眼睛总是亮得像深夜时的猫，带着点狡黠。她无声地从门缝里挤了出来，伸手打了一下他的脑袋：“要叫姐姐！”

他不知道末末和自己到底谁更大一些。他八岁，正上二年级，但末末没有上学，也不知道她是哪一年出生的。只是，他的心底总有一种相信她的感觉，她的每一句话对于他来说都仿佛有一种魔力。

“末末姐姐。”

“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给我吃？”

末末向他摊开了手。每一次找末末玩，他都会带一些零食，有时是一块桃酥，有时是几颗带壳花生，然后和末末坐在开满红花的石榴树荫里嚼着这些零食，末末才会给他讲些奇异的故事。他把一直放在身后的手伸出来，道：“你看。”

那是两个很大的大红袍荸荠。每年夏天荸荠上市时，总会有一艘水泥船载着一船沾满了泥巴的荸荠到这小镇来，然后用一张很大的渔网兜着浸在河水里洗。洗掉了泥巴后就放到街上卖，每一家都会花个一毛钱

买上几斤。这种当水果吃的块茎虽然淡，却不乏清甜，就像这个小镇的日子一样平常，只是末末的奶奶大概连这种最便宜的东西都不会给她买，所以当她看到这两个荸荠时小小地尖叫了一声：“荸荠！”

她几乎是从他手上抢走了这两个小果子，左手拿了一颗，右手捏着一颗放到嘴边，用门牙细细嗑着皮。为了不把果肉嗑掉，她嗑得非常小心，雪白的门牙简直就像一把精致的指甲钳。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个场景时他想。

“末末……姐姐，你上次讲的故事可以再说下去么？”

末末从嘴里吐出一块暗红色的荸荠皮，不耐烦地道：“等我吃完好不好。”

他有些胆怯地看了看那扇门，生怕末末说得太大声。虽然末末的奶奶每天都会午睡，可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可是，末末讲过的那个故事实在太有趣了，比电影船来时放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趣，他实在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当末末嚼完一个荸荠，他终于等不及了，小声道：“要不我们到那边去吧？”

末末笑了笑。也许因为奶奶管得严，不像他那样被夏日漫长的骄阳晒得遍体漆黑，她的皮肤很白，笑起来的时候脸颊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别担心，奶奶现在不会醒的。”

他不知道末末为什么那么肯定奶奶不会醒。就算末末那么肯定，他还是小声道：“我们还是去那边吧，那里你奶奶听不到。”

所谓的“那边”是一个河埠。猫梦街被一条河拦成两半，一座石桥横在窄窄的河上，河埠就在桥下。末末皱起眉头，赌气似的说：“不，我不要去那里。”

她钻进了院子里那株石榴树下，他叹了口气，也跟着钻了进去。

这株石榴树长得很茂盛，枝叶几乎贴到了地面，里面形成了一个帐篷样的空间。对于大人来说，当然太小了，然而他和末末在里面却显得那么宽敞。当他钻进去时，末末已经舒舒服服地靠着树干坐着，一边啃着另一个荸荠。他到了另一边，和末末背靠背坐了下来，道：“末末，现在好接着说了么？”

树叶间阳光碎碎地洒下来，像是被一双大手揉得粉碎了。夏天的正

午那么宁静，尤其是猫梦街，连猫都在睡觉，只听得见末末啃着荸荠的声音。

“说到哪里了？”

他低低说着：“说那些梦变成了猫。”

末末的嘴里咬着荸荠，只能听到清脆的碎裂声。他不敢再去催，只是静静地等着。正当他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末末突然说了起来：“是那些梦啊。”

她的声音变得如此幽渺，像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一种异样的魔力。他仔细地听着，生怕会漏掉什么。

她说，在猫梦街，人们躺下时就会做梦，而那些梦会像云一样凝结起来，从屋顶透出去。当被月亮晒过以后，那些梦就会变成猫，许许多多的猫。好梦是白色的，有云一样的长毛，眼神也是温和的，可假如是噩梦的话就会变成黑猫。那些光亮的黑猫就仿佛身上披了一层缎子，在月亮下弓起背，咪呜咪呜地叫两声，飞快地从黑瓦上爬过。你说那些屋顶上的猫都是梦变的么？不，不是的。梦和冰一样，白天的被太阳一晒马上就化了，什么都看不到，就和衣服晒干了就不湿一样。梦只有晒过月光才会变成猫，而且这种猫一到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化了，化得什么都没有。要知道是不是梦变成的猫，只要看它跑过时脚下有没有火。好梦变成的白猫脚底下就像放焰火，不多，一颗，两颗，红的白的绿的黄的蓝的，就像星星一样从爪子下飘出。要是有噩梦变成的黑猫跑过，脚底下就会有一串火星，针扎一样的火星。梦也只有被月亮晒过才会变猫，要是哪天下雨，梦从房顶上冒出来就变不成猫了，只会一缕缕烟一样散开。要是仔细听的话，还能听到抽泣，是那些梦在哭。

身后传来的小女孩的声音本身就像一个梦一样，他半闭上眼。透过树冠的阳光仿佛被石榴花染上了红色，在他眼皮上轻轻地磨动，带着一点痒意，然后他看到了许多猫。

许多五颜六色的小猫。像多变的云一样，那些猫在空虚中打闹蹦跳，又变成一缕缕淡紫色的光芒。也许晨曦就是这样来的吧，他想着，梦被太阳晒着了，冰一样化开。



三 猫梦街的雨

墙已经颓圯了大半。如果不是墙上缠满了爬山虎死去的茎，这堵墙恐怕马上就会倒塌吧。从墙头的缺口看进去，里面是一个小院子。

这种院子被称为“天井”。因为太窄小了，站在里面真的感觉那是站在一口井下。因为好多年不住人吧，地面的草都已长了许多，在春雨中瑟瑟抖动，倒像是积了满院墨绿色的水。在院子的一头，是一株半死的石榴树。

他的心微微地一阵悸动。许多年前，自己就曾经和一个小女孩背靠着背坐在这株石榴树下吧？现在看起来，这株石榴树实在太小了，还没有他的个子高，当时却显得如此宽敞，树下几乎是另一个世界。

末末。

他的嘴唇轻轻翕动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出这两个字。真的已经很久了，久远得像一块坚硬的石头。许多年前自己的梦真的曾经变成了一只猫么？或者在雨中烟一样缕缕升起，升入天际？夜风卷着细细的雨打上他的脸，让他感到像被细针扎着。不是痛楚，而是一种迷惘，一种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的迷惘。当然，他看到的不会是末末，几十年了，末末应该嫁为人妇，或者已经生儿育女了。可是他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会是真的。

不是真的。那么真的又是什么？他想着。梦是无边无际的，在梦里什么都有可能，也没有真假之分。那么，究竟是不是一个梦？也许许多年前是一个梦，也许许多年来也是一个梦。可能自己是在许多年前梦到了许多年后，也有可能是许多年后又梦到了许多年前，这些念头如同一条正在吞食自己的蛇一样让他茫然，让他失去了辨别真假的勇气。

是的，这是猫梦街，这是雨。即使这一切再显得不像真的，但仍然是真的。自己应该在很多年前认识了一个叫末末的小女孩，可是这一切是真的么？难道那并不是一个已经变成了黑猫的噩梦么？

他茫然地看着那个天井，又摸出一支烟来。细雨轻柔地洒着，却又狰狞无比，似乎要撕裂他的皮肤。

末末末末末末。

这个名字蚂蚁一样爬上来，密密麻麻，让他一阵阵发毛。也许是在寂寞的童年里所幻想出来的玩伴吧，毕竟这一切太不可能了。这些年来他曾经不止一次这样想，可是当他看到那株石榴树时，这一切猜测都如肥皂泡一样破了。和末末背靠着背坐在夏天正午的石榴树下那种感觉，分明如此真切地残留在他身上，那绝对不会是一个梦。

他点着烟。因为恐惧，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那种恐惧并不是单纯的害怕，更多的是悔恨吧。他想着。假如末末是真的，那么那个承诺也应该是真的。可是，这几十年来奔波和操劳早就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还能想起什么来么？

猫梦街的雨是黑色的，墨汁一样的黑，沁入梦境深处的黑。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让自己身上的战抖停下来。



四 猫梦街的桑葚

“今天你拿了什么给我吃？”

他有点不安。父母在外地工作，把他扔给了年迈的祖父母。家里有一个饼干桶，祖母有时会给他买一包椒盐桃片，买一包桃酥，买一根麻花，但吃完了也就没了，更多时候就是从那个搪瓷大缸里喝水。他有些胆怯地道：“今天没东西。”

“那我不跟你玩！”

末末一下关上了门。门关上时，他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叫了起来：“末末，你吃桑果子不吃？”

桑果子，就是桑葚。每到夏天，桑树上就长满了紫色的桑葚，像一些细珠子缀成的头饰。据说蛇爱吃桑葚，所以大人总不让孩子吃桑葚，但是这种甜美的果实对孩子的诱惑力太大了。果然，他刚说出口，门一下又开了，末末露出半张脸：“你采来了？”

“没有。”

丝织业是这个小镇自古以来的名产，所以养蚕人家把桑树看得很紧。虽然采点桑葚并不会伤害桑树，但农民看到小孩子去采桑葚还是会骂的，因此很少有地方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个够。当他看到末末又要缩回

门后，咽了口唾沫道：“我知道那边桑园里有个地方可以摘得到，末末，你去不去？”

当他发现那个桑园有个地方可以伸进胳膊去，兴奋得快要晕过去了。那也是他的秘密，如果小孩都知道了，那户农户就会发现自己的桑园有这么个缺口。他本来并不想说出来，可是当末末关上门时，他就什么都顾不得了。

末末想了想，眼神里带着点犹豫。紫色的桑葚，咬在嘴里立即化成一团甜甜的汁水。假如吃到红色的那也没关系，酸酸的另有一番滋味。他看到末末舔了舔嘴唇，又道：“要是不想爬，手伸过去也够得到的。末末，你去不去？”

末末没有说话。正当他有些失望的时候，她突然闪身跑了出来，拉住他的手道：“快去吧。”

末末的手温暖而纤细，握住他的手时带着一些湿润。那应该是手汗吧。平常的手汗带有一种黏腻的感觉，可是末末的手汗并不让人讨厌，让他握着的时候感觉更像是握着一根带着清晨露水的树枝。

虽然和女孩子手拉手让他多少有点羞怯，假如他的同学看到了，一定会起哄吧，可是他心里又有些欣喜，不仅仅是夏天的正午那些同学都被父母逼着午睡，不会看到自己。他努力地跑着，让自己跟上末末的步子。第一次，他发现末末跑得那么快，甚至比这个男孩更快一些。

“到了么？”

因为跑得有点急，他喘息了一下，右手指了指桥的左面：“就在那边。”

那已不是猫梦街了。末末突然停下了步子，他正要向前跑去，诧异地道：“怎么了？”

末末的眼神里有点别的神情。也许，那是恐惧。许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过来，可是在许多年前却根本不知道。

“奶奶会醒的。”

末末耳语样地说着。即使在自己家的天井里，末末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现在周围没有人时，她倒像是怕被别人听到了。他笑了笑，道：“不会吧？要不，我给你采过来。”

“真的？”

候，他并没有看到末末的身影。

他有点愣愣地打量着四周。正午，和午夜一样，小镇一片死寂，树荫下倒有一条狗懒洋洋地躺着。运送胶片来的电影船正停在桥下，船身上贴着两张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海报——《第八个是铜像》。海报上画着的也是一个铜像，坚毅而空洞的眼睛正望着他。他张开手，看了看手里的桑葚。因为捏得紧，有两颗已被挤破了，手掌上染上了一些紫色的汁液，倒有点像是涂上了紫药水。不知为什么，他有些失望，尽管末末不在的话这些桑葚就全归自己了。

也许是回去了？他向那个爬满了爬山虎的破败小院子走去。炽热的阳光晒在青石板路上，让他的塑料凉鞋都有些发软，“啪啪”的脚步声依然如此清脆。

小院的门仍然虚掩着。他小心地推开门，到了里面的门前。

末末。他还没有说出声，门一下开了，末末又闪了出来。也许是阳光给他的错觉，他觉得末末的脸色苍白了许多，只是眼睛却更亮了些。

“采来了？”

看到末末，他心底的一点不快马上消失不见了。他摊开双手，微笑地道：“采来了。”

“哇，这么多！”

末末惊喜地叫了起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从上面拿起一颗。晶莹的桑葚，饱满多汁，紫得发亮。她把桑葚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着，眼睛闪烁着欣喜。

“好吃么？”他摊开了手，末末拿起桑葚时手指会划过他的掌心，让他有些痒。

“嗯。”

末末的舌尖已经被桑葚染成了紫色。大人要知道孩子是不是偷偷采桑葚来吃了，往往就让他吐出舌头来。他有些想笑，可是那并不是嘲笑，只是欢喜。

“末末……”

“叫姐姐！”

“末末姐姐，你再说那个故事吧。”他央求着，“你说的那个吃梦的妖怪。”

末末的手一下顿住了：“我说过妖怪？”

“是啊。”他点了点头，“你说有一种妖怪，像狗又像猫，会吃掉梦。梦被吃掉以后，人就会变得呆呆傻傻的。”

“是梦妖。”末末舒了口气，“梦妖平时长得像是老头子，瘦瘦的，很矮。他总是在晚上现出原形，趁人睡觉的时候爬到屋顶上。梦飞出来的时候，他就一把抓住，像撕棉花糖一样撕成一团团地放进嘴里。”

棉花糖！他几乎要惊叫起来。有时镇上会有人来卖棉花糖。那是一个空的油桶，当中是一个飞轮，下面生着火。放一小撮白糖进去，丝丝缕缕的糖线就会蛛丝一样飞散开来，然后卖糖人用一根长长的竹签划动，两分钱一根。很大一蓬，可是舌头一碰马上就化了，甜甜的。那是最有趣的零食了。只是卖棉花糖的人不常来，他只见过一次。他还记得那个卖棉花糖的正是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只是他在卖糖时总是满脸笑意，根本不像个妖怪。带着些敬畏，他低声道：“梦妖吃了梦以后会怎么样？”

“他吃了梦以后，肚子就越变越大，脖子越来越长，就和蛇一样，从屋顶伸下来，一直伸到做梦的人头顶，不住舔着头顶心。梦妖爱吃噩梦，被梦妖舔过以后的人就整天做噩梦，还会发魔，人也一天到晚发呆。”

蛇一样长的脖子，长着一张老头子的脸，从屋顶的黑暗里伸出来。这个梦魔般的情景让他打了个寒战，他道：“那后来会怎么样？”

“后来？他就整天都在做噩梦了。长长的，做也做不完，一闭上眼睛就这样。”

他又打了个寒战。他记得自己曾经魔着过，大人说自己玩得太疯。也许自己已经被梦妖舔过了头顶？他想起了刚才在桑园里见到的那个漆黑的老头子。那个老头子黑得就像是噩梦，虽然只是一瞥，却让他感觉不像是真实的。

“那该怎么办？”

末末把最后一颗桑葚放进了嘴里，笑了起来：“不要怕，我给你舔舔就好了。”

“你舔？”

他吓了一跳。末末的舌头现在是淡紫色的，假如她来舔自己的